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德宏傣族历史及土司制度 资料纂编

德宏州傣学学会 编印

2015年1月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德宏傣族历史及土司制度 资料纂编

德宏州傣学学会 编印

2015 年 1 月

《德宏傣族历史及土司制度资料纂编》

编纂人员

顾 问：刀安钜 刀晓瑞

主 编：封应龙 方吉龙

副 主 编：龚家强 孟尚贤 朗德强 李茂琳

编 排：田国相

编 务：梁秀兰 谢桂仙

编 者 的 话

《德宏傣族历史及土司制度资料纂编》一书，由“云南西部傣族历史与政区建置沿革”“德宏与芒市地名释义”明清德宏及周边土司土官建置资料辑录”近代德宏政权组织建置辑要“边关历史纪实”德宏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等6部分组成。历史记述上限从西部傣族历史上传说的勐卯果占璧王国召武定国王开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6年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时期，部份资料因个人任职时间延续至1983年，上下通联近2000多年。

本稿由主编封应龙先生先期提供的前5部份交付打印，后该书编委和主编之一方吉龙先生以为德宏傣族历史上的土司制度延续近700多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和平商协土地改革时期才彻底瓦解，有必要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及采用有别于内地的德宏实际的做法加以补充，由于，在他的指导下编委又根据德宏州史志办汇编的《中共德宏州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德宏农业合作化史料（1952~1965）》与德宏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德宏农业50年》相关资料辑录入编，以丰富（和完善）土司历史。二校稿形成后，由于增补了相关资料，即补充方吉龙先生提议的完整内容；充实“边关历史纪实”中的英、美福特夫人考察涉及滇边德宏土司资料，书稿显得进一步的饱满。审读三样稿样时，编委会商后，考虑到德宏属境内土司山官遗址，遗物与人物图片资料弥足珍贵，有必要将这些散落于各种资料与私人手中的珍遗插入相关条目，进一步增强此书可读性。所以，我们又做了收集整理和实拍，把采集到的市、县史料书与土司属官提供的图片补充到书稿中，最后形成终审稿，经打印校对交付印刷。

本书编委及顾问刀安钜、封应龙、方吉龙、孟尚贤等人，均系75岁以上高龄，由于共同的志趣爱好走到一起，当接到初稿时，并毫不犹豫的投入会商、争取出书经费，逐字逐句地校核，把关，为该书最后刊印付出辛血。对此，编委会所有成员都铭记于心，无不产生由衷的敬意！该书是续《金齿与百夷》《德宏历史大事概略》后，傣学会推出的第三本德宏历史汇编资料刊物，为慎重起见，我们以内部资料印刷，仅供领导和学者参考。

编者

2015年1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云南西部傣族历史与政区建置沿革

勐卯果占璧——古老王国之传说	(3)
四大部落之形成——“桥赏弥国” 又称“乘象国”	(5)
秦汉两晋与唐朝建置	(7)
一、秦对“五尺道” 南丝绸之路的开发	(7)
二、两汉时期云南的郡县设置	(8)
三、两汉时期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	(10)
四、东汉建置	(11)
五、东晋南朝建置	(12)
六、南诏统治下的“金齿” “茫蛮” 部落	(13)
七、唐代南诏建置表	(14)
宋代建置	(16)
一、宋代大理 37 部古今地名对照表	(16)
二、宋代大理 37 部古今地名对照表	(16)
元代建置	(18)
一、元征金齿 金齿降元	(18)
二、元代建置“金齿” “白夷”	(18)
三、八百媳妇宣慰司之建立	(21)
四、元设宣抚司	(21)
五、元代建置表	(22)
明代建置	(24)
一、明设云南三司	(24)
二、明置卫所	(25)
三、明设土司、土官、土目、土千总	(26)
四、明代建置古今地名对照表	(29)
五、明兴屯田	(30)
清代云南政区	(32)

德宏与芒市地名释义

- “德宏”名称之由来 (39)
- “芒市”地名考 (41)

明清德宏及周边土司土官建置资料辑录

- 宣慰使宣抚司与土同知 (45)
- 长官司与土官土目 (69)

近代德宏政权组织建置辑要

- 土司 (87)
- 山官 (111)
- “流官”政权 (115)

边关历史纪实

- 明永历帝“提督防礼仪”印考 (123)
- 勐卯屯田考 (126)
- 英·美福特夫人考察德宏资料辑录 (128)
- 一、边务会案 (128)
- 二、瑞丽江畔的交往 (132)
- 三、勐卯及其君长 (137)
- 四、自八莫至腾越巡防 (141)
- 五、古里卡铁桥的巡防 (142)
- 六、傣族各土司考察 (146)
- 七、户腊撒灵谷考察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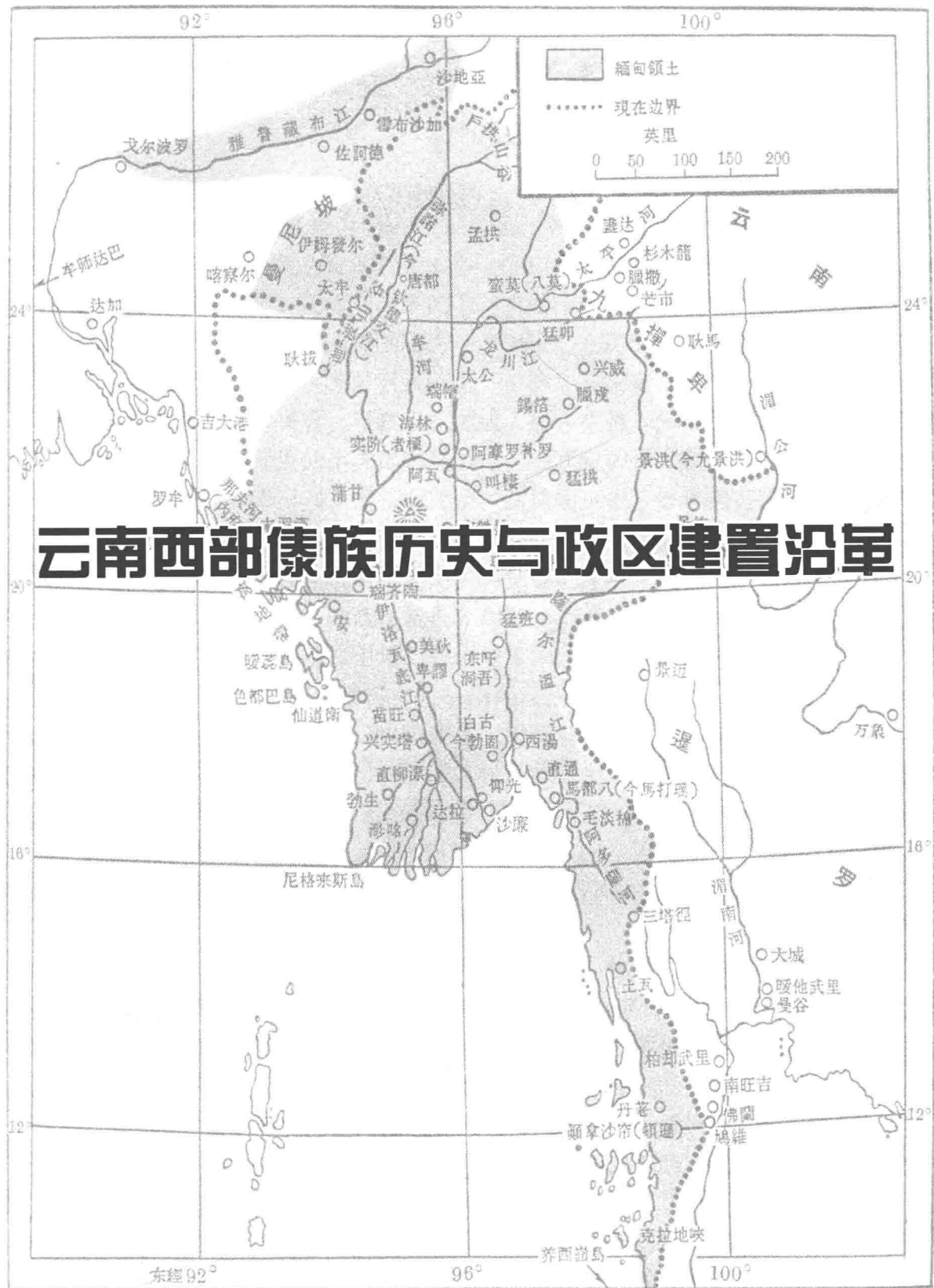
德宏和平协商土地改革

- 搞好农村体制改革 努力发展农村经济 (157)
- 州县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总结 (163)
- 中央、省委对德宏傣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批示 (227)
- 中共保山地委关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傣族地区土地改革的意见
..... (229)
-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条例 (234)
- 当前边疆民族区域发展生产的十五项具体政策 (237)

封面说明：封面为重建瑞丽傣王宫北门效果图

封底为芒市佛光寺塔

1824年时期的緬甸



照原图译制

勐卯果占璧——古老王国之传说

掸族，历史上与傣族被视为同一民族，元、明时统称为金齿白夷，德宏州傣族地区，也流传着很多反映古代历史的传说故事，尤以勐卯（今瑞丽市）境内的为多。“召武定”的故事情节很复杂，用傣文写下的书本有若干册，一些善讲故事的人可以连续叙述几天几夜。召武定被人认为是勐卯最早的“国王”，其母将分娩时，被一个大鸟衔去放在一个大树上，第二天就生下了召武定。一位隐居深山密林的僧人将母子从树上救下来，其母遂与该僧人结为夫妻。召武定长大成人后，在僧人的帮助下，回到故土做了国王，由于他本领高强，附近的小国都归顺了他。召武定的强大使勐艮国王大感忧惧，于是设下埋伏，引诱召武定出兵，擒获召武定。勐艮国王为了要学到召武定的本领，不仅不杀他，反而让自己的女儿跟他学艺。二人接触后，不久就彼此相爱了，把国王最善奔驰的白象骗到手，于是二人趁机乘象逃出了勐艮国，并在“勐果占璧”地方定居之后建立了国家，召武定做了国王，此地便就是今勐卯。召武定建国后，夫妻笃信佛教，当时释迦牟尼成道十年，他来到勐卯附近的一个地方，遇一名叫“蚌拉”的老妇，蚌拉见释迦牟尼相貌出众，人才难得，欲将女儿“南玛衡提”嫁给佛但被佛拒绝，南玛衡提大怒，立下了“我定要嫁给召武定，以报此仇”的誓言。后来南玛衡提果然嫁给召武定作次妻。这时释迦牟尼佛正在勐卯境内化缘，勐艮公主经常虔诚布施，南玛衡提几次设计陷害佛，但未得逞。一天，召武定出猎，勐艮公主正在拜佛，南玛衡提趁机纵火焚宫，将勐艮公主及其侍从全部烧死。召武定归来后痛不欲生，愤怒之下，杀死了南玛衡提，并血洗了南玛这一氏族人口，使南玛氏族灭绝。从此勐卯的傣族再也不敢有姓氏了，惟恐一人惹祸，全族连带遭劫。

这个故事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主要是大佛爷作为佛经故事讲述时加入了很多佛教传说的缘故。如果剔除故事中的宗教成份，就成为一篇德宏傣族氏族部落的历史故事了。召武定是德宏东部邻近勐艮的一个氏族部落的首长，后来勐艮地方被另一部落战败了，召武定成了俘虏，后与勐艮部落酋长的女儿相爱，在她的协助下，率领自己的部分氏族成员逃出来，在勐卯境内重新建立了氏族和部落，又与邻近的一个氏族部落建立姻亲关系，由于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召武定吞并了这一氏族部落。这正可以说明，此时的德宏傣族已进入部落联盟和部落战争的历史阶段。

以上几个传说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分布在西双版纳和德宏的傣族，确经历过漫长的原始氏族部落的历史阶段。当时两地不仅有傣族先民的氏族部落，也有其他民族的氏族部落，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区。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各族同舟共济，友好相处；

阶级社会产生后，矛盾出现并激化，族与族间是如此，傣族内部的部落间也是如此，继而出现了频繁的部落战争和部落兼并的事件，傣族势力渐渐强大，其它各族不断被傣族征服，各族人口被融合于傣族之中，未被融合者，皆被傣族所奴役。

四大部落之形成——“侨赏弥国” 又称 “乘象国”

“庸那迦国”出现于公元 10 世纪前后。在唐代中期到北宋初期，这一带地方与南诏和内地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发展中，和内地的商品交换日渐增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掸傣诸族部落的强大，各个部落的首长由公推制而演变为世袭制的统治者，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关系而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侨赏弥国与上述“庸那迦国”出现的同时，西部的傣族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永昌、丽水、开南境内的金齿、茫蛮诸部落，也正受到邻近异族的威胁，其东是吉蔑人，其西是勐人和骠人。传说在公元 11 世纪时，这个地区内出现了四个大部落，都属傣掸族系，它们是：

一、勐卯 (Mong mao)，在瑞丽江两岸。根据史料在两千多年前，这里出现一个“勐卯国”，是德宏傣族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一个“国家”。今天，傣族民间传说有关勐卯的故事很多。元代在其地建立了麓川宣慰使司。元末，麓川强大，并不断兼并邻近地区，明正统时“三征麓川”，在其地分别设置了陇川宣抚司、遮放副宣抚司、勐卯安抚司。

二、勐生威 (Mong sen vi)，即后来明代建置的木邦土司。其地域在萨尔温江中部，北抵麓川，南至勐峨，东到公明山，西北达伊洛瓦底江，因此，它实际是一个包括有许多小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这些小部落曾是勐种所辖的国家。后来蒲甘王朝兴起，战胜了勐种，企图向东扩张。地处伊洛瓦底江东面的一些傣掸人小部落，为免受异族兼并，就联合起来抵抗蒲甘王朝的扩张。

三、勐兴古 (Mong singu)，就是后来明朝所建的勐养土司。其境在伊洛瓦底江西岸及瑞丽江下游一部分地域。公元 10 世纪时，勐兴古的境域已达曼德勒以北。蒲甘王朝建立时，勐兴古身受其害，一些部落被掠夺，一部分土地被侵占。后来境内的部落互相兼并，并不断发展壮大，遂组成勐兴古部落联盟，并摆脱了蒲甘王朝的羁縻统治，成为云南行省的一个辖区。后来，明朝以其境域建勐养宣慰使司。

四、勐底 (Mong Ti)，为大盈江流域一些傣族部落的联盟。元代金齿六路中的镇西路，即在其境。这里较大的部落有两个，一个“勐底”，一个“勐乃” (Mong Na)，结成部落联盟后称为“勐底”。明代以其地建为干崖宣抚司，以勐乃地建立平缅宣慰司。

上述四大部落，实际是四个地区的部落联盟。公元十一世纪时，他们曾组成一个更大规模的联合体，称为“侨赏弥国”。

根据傣文写下的史料和民间口头传说，从中可以窥探出傣族原始社会的一些情况，

从汉文文献中也可以寻找到一些可供互证的记载：今云南景谷县、缅甸南掸邦勐艮地、越南北部地区，自唐、宋以来，就是傣族先民的重要分布地域。《蛮书》所记金齿、黑齿、茫蛮诸部落的一个重要聚居区是开南，开南的境域就包括今景东、景谷一带地域。南诏之银生府就设于景东，而景谷也是属银生府，后来景谷的傣族北移，才迫使南诏将银生府移至楚雄。既然可以向北迁移，当然也可以向南迁徙。现在景谷还有这样的传说：古代，景谷境内全为傣族部落居住，那时有五大部落，傣名为“勐卧”、“勐乃”、“勐祖”、“勐奔”、“勐冷”，勐卧即今景谷县钟山行政村，勐乃所在地不清楚，相传境内有一宗教圣地，称为“唐爱养勐乃”，意为“勐乃仙人洞”，自古以来，各地的傣族都要来此朝拜，包括西双版纳、勐卯、勐连、缅甸、泰国北部等地的傣族。勐祖即今景谷县碧安行政村，勐奔即今勐班行政村，勐冷所在地不清楚。这说明，很早以前，景谷地区的傣族就和其他地区的傣族有着密切的交往。越南北部和广西境内，为古代骆越、瓯越分布区，它接受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较早，所以经济、文化的发展比其他越人地区为高。在古代，西双版纳的傣族，缅甸南掸邦的掸族，泰国北部的泰族，他们是同一族源，境域相连，关系也最为密切，今泰国北部的景迈、景线一带地方，就是古代泰族分布的中心地带，暹罗历史记载，三千年前暹北部就出现过一个“景迈王国”，今湄南河流域的泰族，即是从景迈、景线迁去的，并相传这里的泰族部落，也有向北迁徙到勐艮，而勐艮和西双版纳的傣族部落，也有不少向南迁移而入景迈等地。这种交错迁徙到各自定居下来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正是各族文化习俗形成的重要时代。

西双版纳和德宏，是今天傣族的两大聚居区，这两个地区，是自古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区，在氏族部落时代，傣族和其他各族都交错杂居于平坝和山区，后来由于傣族受外地迁来的人口逐渐增多影响，经济发展快，人口繁衍，才逐渐形成坝区为傣族所居，其他各族分散居于山区。这种情况始于一千多年前。西双版纳的传说故事叙述了这种情况，古代西双版纳的傣族，早期聚居的中心是今天的景洪坝子，这里不仅有傣族，还杂居着其他民族，其中有一种“山野民族”名曰“披牙”，人多势众。距今千年以前，一位名叫“叭阿拉峨”的傣族大首领，带着部族来到景洪，将景洪变为傣族聚居区。

秦汉两晋与唐朝建置

一、秦对“五尺道”南丝绸之路的开发

秦始皇即位前后李冰任蜀郡郡守期间，即已开始在今川滇交界的犍道（今四川宜宾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这一带山势险阻，开凿困难，当时采取了火烧的办法。崖石经过火烧，质地疏松，易于开凿；或火烧以后再浇以冷水，石即裂开，这是古代常用的一种凿石方法。秦人用此法在犍道地区凿路，在山崖上留下大量火烧痕迹，直至晋代还有明显遗迹。

公元前 21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又派常頔继续修筑道路。常頔把李冰在犍道修筑的道路继续向前延伸，一直修到今曲靖附近。由于道路宽五尺，称之“五尺道”。这条道路尽管狭窄，却和当时其他地区宽达五十步的“驰道”一样，在巩固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五尺道”的修筑，“西南夷”各部落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关中和今四川之间、四川和云南部分地区之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商人来往络绎不绝，把邛笮的牛马运入四川，又把四川的铁器输入云南。四川铁器的输入，对促进云南少数民族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昭通地区东汉墓葬中发现铸有“蜀郡千万”“蜀郡成都”字样的铁锄，从字体看，它们应是东汉以前就输入云南的。

秦王朝不仅修筑了“五尺道”，还在“西南夷”地区进行了直接统治。《史记·西南夷列传》在叙述各部落分布情况时说“秦时，……诸此国颇置焉。”可见曾向这些部落派遣了官吏。此外，据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司马迁说，秦在邛笮地区还正式设置过郡县，由于时代久远，这些郡县名称没有在文献中留下记载。但司马迁亲自处理过这一带的民族事务，他的记录应是可信的。

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使“西南夷”地区和内地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汉书·地理志》根据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差异，把全国划分为十个区域，西南边郡和关中、四川划为一个区域，称为“秦地”。这便是秦代以来对“西南夷”地区长期经营的结果。

秦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随着秦王朝的覆灭而告终，时间很短，但这一事件本身却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中央王朝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正如贾谊所说，秦始皇的“余威振于殊俗”，其影响是深远的。

二、两汉时期云南的郡县设置

秦始皇统一中国,首次建立了疆域广阔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秦统治期间,人民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赋税徭役十分繁重,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生活,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革命风暴中被摧毁,继起的是西汉王朝。

西汉初年,封建王朝中央忙于削平内地割据势力,与异姓及同姓诸侯王作斗争,无暇顾及边疆。然而商人们仍越过边关,到云南进行贸易交往,边疆和内地之间、少数民族和内地人民之间的联系并未中断。

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国力强盛起来,又着手进行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工作。

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粤,见蜀地出产的“蒟酱”(有人说是槟榔),了解到从巴蜀地区经过牂牁江有一条商道可通南粤,沿着牂牁江居住着的夜郎等部落。他向汉武帝建议,控制夜郎,由水道出奇兵制南粤。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命唐蒙带兵到了夜郎,赠其统治者以大量财物,夜郎及其周围部落均表示愿意归附。西汉王朝遂在今四川南部和云南东北部建立了犍为郡,并在秦的“五尺道”基础上修筑从宜宾通往牂牁江的道路,称“南夷道”。

与此同时,又命司马相如等去招抚号称“西夷”的邛、笮等部落归附,并在那里初步设置了一些郡县,派遣都慰统治。

由于同时开发“南夷”和“西夷”地区耗费了大量物力,死人甚多。为了集中力量在北方对匈奴用兵,故公元前126年,经营“西南夷”的工作曾一度停止。到了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谈到大夏(今阿富汗)地区发现有经过身毒(今印度)运来的“蜀布”、“邛竹杖”,认为其间必有道路可通。武帝遂遣使四出到“西南夷”,寻求道路。有一批使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到了滇池,“滇”人的首领尝羌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并帮助他们寻求西去的道路。由于游牧的“昆明”人、“僬”人的阻挠,未得结果而返回。这批使者在滇池地区居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对这一带有较深的了解,回来大谈滇池一带的富饶情况,加强了汉武帝大举开发“西南夷”的决心。

公元前112年,汉破南粤后又征服了夜郎及其周围各部落,设立了牂牁郡,并封夜郎统治者为王。同时,又在西边征服了邛笮等部落,设立了越嶲郡。

西汉王朝原也想乘战胜南粤余威,招抚以“滇”为首的“靡莫之属”归附。这时“滇”人与其周围部落保持同盟关系,势力较大,不肯听从。公元前109年,武帝遂征发巴蜀地区士卒,先征服了滇池东北方面劳浸、靡莫等部落,大兵临滇,滇王才不得不降汉。汉朝廷按对待夜郎的办法,一方面以其故地为中心设立了益州郡,一方面又封其统治者为“滇王”。这样既将郡县制度推广到边境地区,又适当照顾了少数民族的特点,利用原来统治者来统治少数民族。这些被封之王需要听从郡县官吏的命令,他们的地位

不能和内地的王相比。据记载，汉朝廷曾“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而在晋宁石寨山“滇”人墓葬中确已发现金印一枚，文曰“滇王之印”，就是自古以来云南地区接受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标治和象征。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和设立犍为、牂牁、越巂、益州四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犍为共辖十二县，大体上包括今四川南部及滇东北地区，郡治设在犍道（今四川宜宾县）。牂牁郡共辖十七县，大体上包括今贵州西部及云南东南部，郡治设在且兰（今贵州黄平县西）。越巂郡共辖十五县，大体上相当今四川西昌地区及凉山彝族自治州及云南西北部与四川接壤地区，郡治设在西昌。益州郡共辖二十四县，都在今云南境内，郡治设在滇池县（今晋宁）。由于益州等四郡的设立，使今云南大部分均直属中央王朝管辖，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郡县制度在“西南夷”地区的推行，对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也有推动作用。原来“西南夷”部落林立，不相统属，在各族统治者挑动之下不断发生战争，相互掳掠人口为奴。如史载且兰君长就害怕“旁国虏其老弱”而不敢远行。司马相如描述邛笮部落的情况，也是“政教未分，流风犹微，……父兄不辜，幼孤为奴”。这些部落的人民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封建法制的保护。“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这当然出于文字的夸张，但人民在封建郡县制下的确比在奴隶制下多些人身保障。同时，由于郡县制的推行，也带进内地一些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带进一些封建生产关系，对各族内部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东汉王朝继承和发展了西汉在“西南夷”地区的郡县设置，除继续维持犍为、牂牁、越巂、益州四郡外，又把犍为郡中朱提（今昭通）和汉阳（今贵州威宁）划分出来，设立了犍为属国，另把益州郡中六个县（不韦、犍唐、比苏、叶榆、邪龙、云南）划分出来加上新设的哀牢、博南两县，设置永昌郡。永昌郡的设立是东汉经营西南地区所采取的重大措施。

永昌地区土地广袤，史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大体相当大理州、保山地区、德宏州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还包括临沧地区、西双版纳州的部分地区在内。这片地区“土地沃腴”，物产丰富，有金、银、铜、铁等重要矿产，有琥珀及翡翠等珍贵玉石，还有孔雀、犀、象等珍禽异兽。永昌各族人民用木棉织成的“桐华布”，精美耐用，在各地享有盛名。这里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有哀牢人、各种濮人，昆明人和僛人，在附近地区还有掸人。

永昌地区在西汉时已有了初步的开发，汉武帝曾开凿了经过博南山（今永平境）在渡过澜沧江通往永昌的道路，派遣大批汉族进入永昌，并在这里设置了不韦等六个县，隶属于益州郡管辖。东汉初年，这里已经过一百多年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少数民族进一步看到了郡县制的优越性，因此居于永昌境内偏僻地区的哀牢人也“内属”归附，即自动地加入了祖国大家庭。

公元51年，一个哀牢首领贤栗派遣使者首次进谒越巂太守，表示愿意率本部落二千多户一万多人“内属”，东汉王朝封他为“君长”，并把西汉建立的不韦等六县从益州郡划分出来成立了“益州西部属国”，郑纯任“益州西部属国”的“都尉”。《后汉书·

西南夷传》说他“为政清洁”，即对少数民族的人民采取了较少剥削的政策。他和哀牢人订立这样的条约：每年只须缴纳可做二件衣服的布一块，盐一斛，而且缴纳这样象征性赋税的只限于“邑豪”，即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物。因此，在郑纯任“都尉”期间，哀牢人又有更多部落加入了祖国大家庭，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其子“内属”，这时他所代表的就不仅是一两万人了，而是在七十七个王统治下的五十五万多人，汉明帝接受他的请求，于其故地设立了哀牢（今腾冲、龙陵一带）及博南（今永平）两县，并和“益州西部属国”所领六县合并起来，新设立了永昌郡。据《续汉书·郡国志》说，永昌郡共有二十多万户，一百八十九万多人，在东汉一百零五个郡国中位居第二。

永昌郡的设立，不仅使哀牢等族有更多机会和内地人民相互交往，而且使周围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和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东汉之世，居住在“永昌徼外”的掸人就曾三次来到洛阳。公元97年，掸人首领雍由调派遣通晓内地语言的使者到洛阳贡献珍宝，和帝赐以金印紫绶。公元120年，雍由调又派遣使臣“诣阙朝贡”，这次带来一支乐队和一个杂技团，在洛阳宫廷演出。史载当时演出的杂技和魔术节目有“吐火”“跳丸”“自支（肢）解”“易牛马头”等。精采的表演，博得宫廷的好评。安帝遂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都尉”就是边郡太守，雍由调接受了这一封号，意味着再次把双方的臣属关系肯定下来。到了公元131年，掸人又来朝贡，又接受了金印紫绶的封赐。

永昌郡的设立，哀牢人、掸人的内附和接受封号，使云南西部广大地区列入中央王朝直接统治地区。从这时起，我国在滇西地区的疆界即已大体奠定。

三、两汉时期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

剥削阶级即使能为历史提供一些新的东西，也是伴随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进行的。郡县制度就是这样。汉代在云南及其周围地区设置郡县，应该肯定其进步作用，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封建官吏们对少数民族进行疯狂的敲诈和剥削，很多官吏发了大财，“富及累世”。因此，终汉之世，云南地区各族人民不断燃起反抗的烽火。

公元前86年益州郡的廉头、姑缯（在今洱海地区）人民首先揭竿而起，牂牁郡的谈指（今贵州兴义、贞丰）、同并（今弥勒）的人民群众响应，起义者共三万余人。西汉王朝派兵镇压。但人民是杀不尽的。三年以后，滇西的姑缯、叶榆再次起义，起义范围直至滇池地区，把益州太守都杀了，一次就杀死四千官兵。次年，王朝派田广明、王平等率领大军，对起义者进行血腥镇压。他们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命句町侯亡波参加镇压起义。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官兵大肆杀掠，共杀了五万多人，抢走牲畜十余万头。

王莽时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加上王莽又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最后促成云南各地人民起义的总爆发。公元9年，一贯主张复古的王莽提出：“四夷称王”是“违于古典，缪于一统”的事情，说什么“天无二日，土无二主，百王不易之道也。”他下令四夷称王者皆改为侯，并派出“五威将”去各地收缴王印。句町王因势力较大首先不服，利用人民反抗情绪开始反莽。各地少数民族纷纷响应，杀了益州官吏，多次打退了王莽

的将军冯茂所率领的巴蜀士卒的围剿，共坚持了三年之久。王莽一怒之下，杀了冯茂，又派廉丹等率领今陕甘地区士卒共二十万来镇压，又打了三年，官兵死者数万，起义军不但没有被镇压下去，反而越来越扩大。起义地区不仅于句町地区，而是包括整个益州郡；起义的领导也早不是句町少数上层人物，而是僰人之中的领袖栋蚕和若豆。公元23年，王莽大赦天下，指明“僰虏”若豆等不在大赦之列，可见王莽对这支起义军的痛恨和畏惧。不久，王莽政权便被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摧毁了。在摧毁王莽政权的斗争中，云南各族人民起义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刘秀篡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建立了东汉王朝。这个政权结束了王莽时期的混乱局面，但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派到益州的官吏仍然是横征暴敛，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压迫有增无减。起义军在著名领袖栋蚕等领导下遂于公元42年再次起义。这次起义除僰人外，还有滇池（今晋宁）、连然（今安宁）、建伶（今昆明）、姑复（今永胜）、叶榆（今大理）、弄栋（今姚安）六县的人参加。他们杀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吏多人，益州太守被迫退到今昭通地区。

四、东汉建置

《南中志》说：“西汉平帝末年，文齐为犍为属国都尉。”所说“属国”当为“南部”之误。都尉是太守分职，朱提等五县居民族属和经济文化程度不同，所以另设都尉。到东汉将“南部”改为“属国”，其政区单位级别有所提高，是向成立单独的郡迈进一步，到后来成立朱提郡就成为单独的行政区划了。但设立属国时，据《续汉书·郡国志》仅有朱提、汉阴两县。这是因为居民族属发生了变化即：僰人往洱海地区迁徙，叟人又渐移到此地。

附： 东汉云南郡县建置表

郡 名	县 名	今 地
益 州 郡	滇池	晋宁晋城
	谷昌	昆明
	边然	安宁
	建伶	晋宁昆阳
	俞元	玉溪、江川
	秦臧	禄丰、富民、罗次
	双柏	易门
	味	曲靖、沾益
	同劳	陆良
	同濛	马龙
	昆泽	宜良
	牧靡	寻甸、嵩明
	弄栋	姚安、大姚南部
	律高	通海、曲溪
	賁古	蒙自、个旧
	毋	开远、建水
	胜休	石屏、峨山、红河、元阳